

中文雙璧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與中國文學科課程的整合發展

座談會紀要

本刊記者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舉辦的「中文雙璧——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與中國文學科課程的整合發展」座談會於2003年11月22日上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有約二百位中學中文科及文學科教師參加。座談會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由鄧仕樑教授、周國正教授及潘步釗博士作演講，第二部分由楊鍾基教授主持公開討論。當天場面熱鬧，各教師均對新高中課程裡的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文學科課程的發展表現密切關注，討論氣氛熱烈。本刊派出特約記者採訪，寫成此文，與各位讀者分享。



座談會場面熱鬧

1

座談會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陳雄根教授致開幕辭。陳教授首先指出現行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與「中國文學科」兩個課程的特點及共性。「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重視訓練學生的語文運用能力及加深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中國文學科」的新課程在舊課程的基礎上作出若干變更，例如刪除了文學史一卷及提高校內評估的重要性。不過，這兩個課程其實有不少共通之處，例如重視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寫作、設有課外閱讀及校內評估等。陳教授認為這兩個課程在設立宗旨上有互補的效果，而講者將在這個方向上再作說明。



陳雄根教授致開幕辭

2

座談會第一位演講的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客座教授鄧仕樑先生。鄧教授先釐清「文」的內涵。他指出「文」在中國傳統中概念很廣。《周易·賁卦彖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心雕龍》：「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這些說明了中國人重視「文」，對「文」肅然起敬，認為「文」是言語，是文章，是天下，「文」無所不是，無所不在。所以傳統文人沒有專門讀文化，卻從詩書和生活體驗裡學到文化，都能教文化。這也表示文化、語文及文學是互相貫通的。能體會中國傳統文化，便能了解文化、語文及文學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設立學科時應訂立目標，配合教材和實際需要。

鄧教授提出「學文」的現代意義。鄧教授指出：任何事物皆有文化內涵，所以「學文」非僅是讀書而是多接觸不同事物，例如參觀博物館已能學到文化。「學文」的目的在於豐富文化素養，提高人的創意，最後提高國民素質。

今天，人們都注意對傳統文學觀念的再思。傳統文學的涵蓋面比現代的廣闊，由魏晉以來，實用文即在文學範圍之內，《文心雕龍》也用了很多篇幅來討論實用文。現代，

人們指文學是藝術，是生命中任何美的事物。二十世紀西方詩人龐德(Ezra Pound)認為能用文字恰切表達一件事物便是美。鄧教授指文學之美體現在人們生活各方面之中，文學教育也應生活化，目的是培養人對文化美的體會，使生命更豐富。

鄧教授又提出了新世紀的教學取向：首先，教學的範圍大大擴展，語文、文學、文化之間已無限制。這增加了教師的自由度，但同時也為他們帶來重大挑戰。如何在無限制的教學空間條件下發揮真正的教學精神是重大的問題。

教學理想，應由應試訓練提升到素質教學；由傳授知識提升到培養學生的分析、感悟能力。教學不應著重應試技巧的鍛鍊，應鼓勵多閱讀、多接觸不同事物，以擴大眼界，增加知識，提升整體能力，這樣學生便可應付千變萬化的考試。這當然需要考試形式的配合，考試不能著重背誦。此外，文學是要用心靈感受的，所以教學不應只限於傳授知識而應培養學生的品味能力，啟發他們將文學帶進生活，從生活發掘文學。再者，教師角色亦要重新定位。教學非單向的知識灌輸，教師應引導學生成為文學的愛好者，並接受學生提出個人的感受，認同學生也能啟發老師，這相信對民主教育也有助益。最後鄧教授提出，學習的終極目的應是享受學習，他希望教師和學生都能認清「文」的概念，並向這目標努力進發。



鄧仕樑教授演講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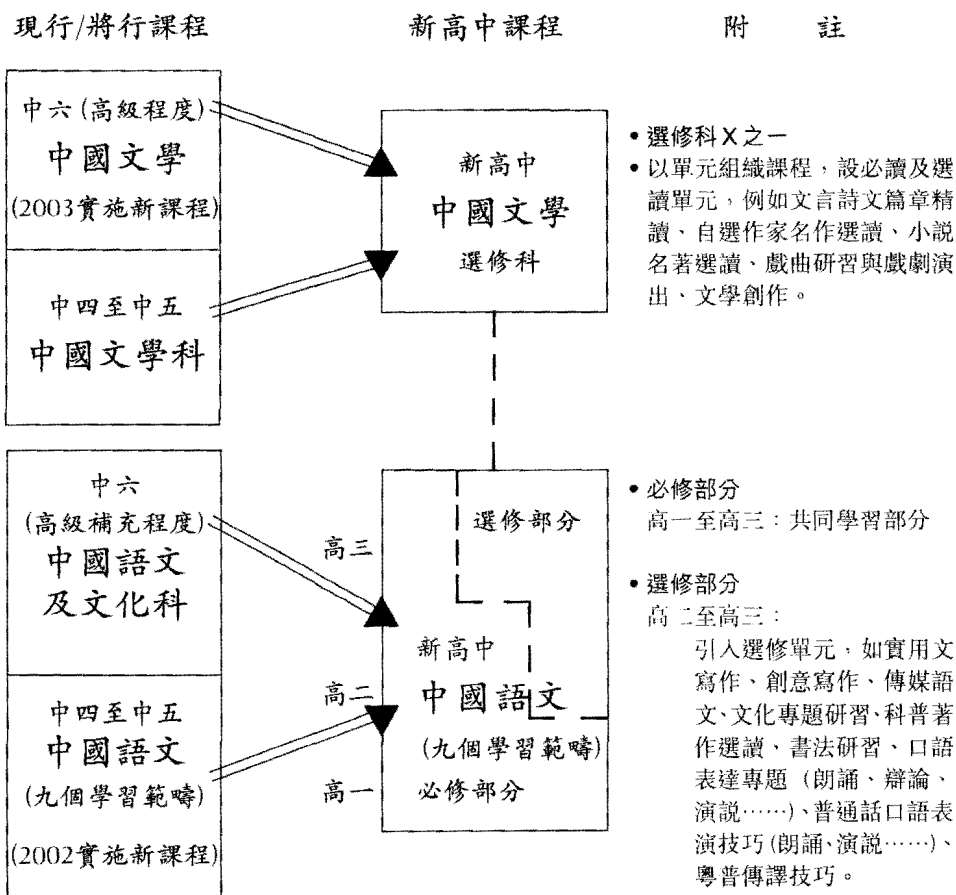
第二位作短講的嘉賓是香港浸會大學的周國正教授，他也是課程發展議會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高中)的主席。周教授演講的內容主要是新高中課程(六年中學制)簡介。由於新課程與以往的有很大分別，故此考評局為公開試的考核方式作出一新設計，並已完成了樣本試題，以作為諮詢、參考之用，各位中學老師應該已收到該樣本。

接著，周教授就實際課程設計作了詳細的介紹。新高中的課程，共設三種模式供同

學選擇，當中包括「中英數＋通識＋兩科選修科＋其他學習經歷(課堂以外的學習，如社區服務等)」。「中英數＋CODC(career-orientated diversified course)＋一科選修科＋其他學習經歷」，以及「中英數＋CODC＋通識＋一科選修科」；課程雖然有很大的改變，但中文、英文及數學依然是必修的科目。在三種不同的課程模式中，同學可選擇其中一種，而對中文有興趣的同學，則可選擇中國文學作為選修科。

在新高中課程裡，中國語文科為必修課程，然而，課程當中會按年級再劃分為必修及選修部分。在高一時，中文科的範圍全是必修，即所有同學都必須要學習一個指定的、共同學習的課程；而在高二及高三，同學則可按學習興趣選修不同的單元，如實用文寫作及創意寫作等。本科主要強調學習的趣味及實用，令同學擁有最基本的中文知識及鑒賞能力。而中國文學則是一科選修科，課程以單元授課，如文言詩文篇章精讀及小說名著導讀等，目的是培養學生對文學深度賞析的能力。(見下圖)

新高中中國語文教育課程示意圖



周教授表示，新高中中文及中國文學課程，將為學校及學生帶來不少益處。對學校而言，學校可根據學校的資源及老師的長處，開設不同的選修科；對學生而言，學生可以從一個更有趣、更新穎的角度學習中文及文學，新課程部分材料能將書本學習轉變成為視像學習，如戲劇研習的選修科中，老師會帶領同學觀賞〈再生緣〉、〈牡丹亭〉等戲劇，有別於以往只從書本上學習，可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然而，由於中國語文中的選修課可能會涉及選修科的中國文學的範圍，因此在現階段仍就兩科不同的功能及特性作考慮，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為兩科作出定位。



周國正教授演講

4

第三位短講嘉賓是資深文學科教師潘步釗博士。他以前線教師身分及多年的教學經驗，與參加者分享他對這次課程整合計劃的看法。

「幽獨處乎山中」是偉大文學家屈原漂泊異鄉時的寂寞心聲，也是潘博士的一位學生在留學外國時感到寂寞而寫下的心聲。自從中學畢業，這位學生沒有再讀文學，但在適當的環境觸發下，竟產生出與古人共鳴的情懷，可見她不但沒有將文學拋諸腦後，更將它帶進自己的生活裡。潘博士十分高興可以讓這個學生體會文學的感染力，他相信還有很多這種成功的例子。他藉此鼓勵各文學科老師，希望他們能了解他們任教的科目是很重要的，對學生影響深遠。

文化與文學本質相似，從中國文學之中我們能看到中國文化。潘博士認為教文學時難以避開討論文化問題。他認為文化與文學關係密切，只是課程未將它們整合。現時中學文學科的指定篇章都涉及文化思考，例如〈涉江〉能引發學生思考屈原的生平、遭遇，並探討他受人景仰的原因，學生從而了解中國人敬重賢人君子的文化。學生藉著討論作品，能思考到文化問題，加深對文化的了解。

潘博士又認為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若過份著重考試，視學科比人更重要，只會束縛學生的思考。文化和文學著重培養學生的分析力和感悟力，更不能局限於應試訓練，這是有失其教學宗旨。

就著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教學精神，潘博士提出幾項教學原則。首先，他認為基本知識很重要，這是學習更深入的知識的基礎。在文學中，基本的文學史知識在分析文學作品時是必須的；沒有基本知識，一切討論都會游談無根。此外，要讓學生對學科產生興趣，這樣他們便會將文學帶進生活，並從生活捕捉感覺，寫出真感情。如果學生能循著這方式，持之以恆地創作，並而在技巧上有所提高，他們便會體會到學習和創作並非只為應付考試。潘博士又指出，讓學生多閱讀作品，直接面對文化情境，可以激發他們的思考和討論。

潘博士又談到「虎度門前的憂慮」——老師面對新課程時的各種困擾。有老師擔心新課程會增加他們的工作量，對此，潘博士認為對學生有好處的課程都值得支持，他鼓勵老師盡力「撐下去」，他又建議老師以教好學生為大前提，向校方據理力爭，提出個人意見，爭取資源和自主性。此外，課程愈來愈著重創作，有老師擔心難以應付，潘博士指出老師的創作力也許不及學生，但他們的賞析能力一定高於學生，所以他鼓勵老師別妄自菲薄，應藉著進修來提高對文學創作的認識，以把新課程教好。另外，不少人都認為公開試的影響力仍很大，很多學校都藉公開試來「增值」，這難以避免促成考試導向的教學模式。學生則常常計較所學的是否能在考試裡用得上，他們覺得考試不會出的東西，便不值得讀。潘博士指出考試應該是中性的，本來與學習沒有衝突，問題的癥結在於學校和學生都過份重考試。他認為學校的政策和學生的心理是當前要解決的問題。他呼籲各界提出意見。

最後，潘博士再次勉勵同業教師，並鼓勵大家本著以學生為中心、教好學生為宗旨的大前提，共同努力探討更好的教學方法。



潘步釗博士演講

5

討論部分由楊鍾基教授主持。負責回答參加者提問的有香考試及評核局的代表黎國偉先生、課程發展處的代表李小達先生、周國正教授及潘步釗博士。楊鍾基教授打趣說，今天的座談會很有意義，對更多學校開辦「中國文學」課程起著鼓勵性的作用，屆時以中國文學科為入學要求的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便可以收到更多的好學生。然後楊教授提出了一串問題：舊「中國文學」課程是否鼓勵學生死讀書？而「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出現，不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會否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成為一個提倡「吹水文化」的科目？在鼓勵思考、創意的同時，該如何對待一些基礎知識？這些基礎知識，無何避免地需要背誦，才能讓學生的文化文學素養逐漸積累起來，那麼我們在強調興趣之餘，是否仍然需要重視這些知識呢？楊教授沒有提出必然的答案，只以上述問題作為引子，引發大家的討論和思考。

李小達先生指出，在新高中課程裡，「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科的修讀人數有很大的差異。前者是所有高中學生的必修科，後者則是高中學生的選修科，後者的修讀人數估計不會超過高中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因此，兩個科目的受惠人數將有所不同。受惠人數多的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應得到較佳的照顧，而該科對未來學生造成深遠影響的必修部分，應包括甚麼內容（例如核心篇章），可以在確保學生能習得基本語文能力的前提下，以校本式決定。個別學校在新高中課程裡開設什麼選修科，而「中國文學」課程會否開辦，也由學校自行決定。

黎國偉先生說，現在每年大約有十至十一萬人報考會考中文科，在中學改成「三三制」以後，學生人數大概差不多。現行的「中國文學」課程在2002年時有304所學校開辦，3721名考生應考，在2004年時有300所學校開辦，3565名考生應考，數字雖有下降，仍算穩定。所以當新高中的「中國文學」課程開辦時，應有約三千學生修讀，甚至能達高中生全體人數的百分之五，即約五千人。如果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發展得好，那便可鼓勵更多的學校開辦，更多的學生修讀，讓他們體會文學的趣味，讓文學能成為學生一生的友伴。黎先生又認為，英國文學課程雖只有400名考生，卻仍然開辦，故此新高中的「中國文學」課程是一定能夠開辦的。至於一個課程能否得到學生的支持，與教師的素質是息息相關的。

楊教授率先向兩位講者提問。楊教授認為現存的「中國語文」的涵蓋面已經非常廣闊，與新高中的課程有何分別？另外，既然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必修部分的涵蓋面這樣廣，選修部分是否仍有其必要性？李小達先生回應說，在課時分配上，新高中的「中

國語文」課程和現在的差不多，現行課程的主要元素亦可全部移植至新課程裡（例如創意寫作）。在校本課程的框架下，每所學校均可在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裡選取適合其個別情況的設計取向。但即使取向不同，仍要保留文學元素，幫助學生發展個性（知識、修養、能力）。不過，「中國文學」依然有其獨立成為一個選修科的必要性，因為在全人教育的前提下，學生需在基礎教育以外有足夠的選擇，發展所長。「中國語文科」與「中國文學科」兩個課程不會予人重疊的感覺，前者比較重視語文、文化、文學的基礎知識及能力，後者則較重視「綜合」，例如探討不同媒介（文字、影像等）對意念的表現有何不同。新課程除了中央規劃以外亦容許校本設計。

接著是教師提問。一位教師擔心新高中語文和文學分家後，文學科還有沒有發展的餘地。因為從校長的角度來看，「中國語文」既成了必修科，如學校再開辦「中國文學」的話，會不會過度重複？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能否在高二高三時作分流，分成文藝意味較重的「文學」與實用性較強的「文化」讓學生選擇？周國正教授指出，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雖兼顧了語文、文化、文學，但是否仍需要照顧對文學具濃厚興趣的學生？這就是設立「中國文學」科的原因。至於分流的具體設計，目前仍在諮詢各界的意見，所有提議都會考慮。

另一位教師認為新課程的框架應以簡單為主，基於這原則，他提出兩個問題：一、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以「必修＋選修」的方式構成，其背後的理念為何？二、在課程的設計方面，能否在高一、二時全為必修部分，選修部分則安排在高三？潘步釗博士在回應第一條問題時指，「中國語文」課程歷年來不斷增添內容，學生很難學得完，教師教授也深感時間不足，所以他們構思新課程時，考慮把某些並非每一個學生都必須學習的內容安排在選修部分。李小達先生則透露，教育統籌局對課程發展有其基本的看法，但必修和選修部分的分配安排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例如該在高二時安排3/4課時教必修部分，1/4課時教選修部分，還是如提問者所言，選修部分全安置在高三，仍須廣泛聽取意見。

楊教授此時提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課程設計經驗，該系也設有必修科和選修科，前者在一年級至二年級上學期修完，但即使是必修科，仍有一定的選擇，如「文學史專題」共設兩組，課題不同，學生可自行選擇。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的選修部分能否化約為「語文文學專題」和「文化專題」兩個範疇，課程內容則由學校自行決定，並以校內評估方式考核成績？楊教授就選修科提出的思考問題引發了在場教師的進一步提問。一位教師關注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的具體執行問題，例如基於修讀學生的年齡下降（「文化科」是中六、中七課程，將來的「語文科」則是中四至中六的課程），它對現存

「中國語言及文化」科的教學元素應作什麼修訂？在高中大班教學的情況下如何保留小組討論、說話能力訓練等多元化教學？又有教師擔憂文理過早分科的問題會在新高中課程裡重演。李小達先生回答時強調，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不能把舊有課程的組成部分「照搬」，該作出有機的轉化，文化元素在剛施行了兩年的初中「中國語文」課程裡已獲加強，甚至滲透到小學的課程之中，而思辯及說話能力訓練不只存在於「中國語言及文化」科裡，也融合在新課程的各個層面中，因此中四的學生也該有足夠的能力學習。當然，面對新課程，中央規劃及師資培訓是必須的。

周國正教授補充說，基礎語文能力訓練將在新課程的必修與選修部分裡同時出現，只是深化和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至於文化元素的深淺程度，一定在教師及學生的能力範圍以內。新課程選修部分的具體內容，例如該設立演講專題還是辯論專題，可由教師自行決定。李小達先生希望學校不要以「行政方便」來決定開辦什麼科目。校長應照顧學生的興趣與發展，鼓勵學生在新課程的選修科裡既選擇人文學科，也選擇理科科目。

最後有教師指出：目前普遍存在重英輕中風氣，英文科教節一般比中文科多，傳聞新課程會進一步縮減中文科的時數，此舉不僅令「中國語文」課程的授課時間愈形不足，教師任教的班數也大為增加，將嚴重影響教學質素。李小達先生指出課時分配由教統局規劃，現時仍未仔細討論，但他強調「中國語文」與「英國語文」既同為必修科，在課時分配上必然是一致的，絕不會出現揚英抑中的情況。周國正教授補充，中國語文科是必修科，中國文學科則只是選修科的其中一科，今後即使不開設也不能增加修讀中國語文課程的人數，對該科的課時也沒有影響。但如果不開設中國文學科，學生的選擇就減少了。

討論在熱烈的氣氛裡結束。楊教授在總結時希望社會能夠多關心文學訓練對學生成長的正面影響，他舉出美國哈佛大學MBA課程有1/3的學生為文科生作例子，說明文學訓練能幫助學生處理開放式的問題，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